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FOUNDATION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项目

新文学百年书香经典书系



呼啸的 炮弹

周大新精品

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先生的军旅小说代表作

曾获全国小说奖

小说散发着清新与鲜活的泥土味
蕴含悲怆酸楚的苦涩，欲笑无声

◎ 周大新 著

中国文联
CHFLD://WWW.CFLD.ORG.CN

呼啸的炮弹

周大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的炮弹 / 周大新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90-3490-0

I. ①呼…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0296 号

呼啸的炮弹

作 者: 周大新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胡 笋

责任编辑: 蒋爱民

责任校对: 傅朱泽

封面设计: 大德文化传媒

责任印刷: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jiangam@clapnet.com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3490-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汉家女·····	1
“黄埔”五期·····	8
蝴蝶镇纪事·····	25
小诊所·····	60
呼啸的炮弹·····	67
铜戟·····	75
碎片·····	108
浪进船舱·····	138
屠户·····	167
武家祠堂·····	183
风水塔·····	192
关于战争消失那天庆贺仪式的设计·····	198

汉家女

日影在一点一点地移。待检的新兵排了队，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于是，接兵的副连长宗立山，便伏在桌前，带一缕困意缓缓地翻着一摞体检表。这时，一个农家姑娘走进来，拍了拍他的肩。他以为又是哪个待检新兵的姐姐来提什么要求，就起了身，随她走。他被领进体检站旁边的一间空屋里，一过门槛，姑娘便把门无声地关了。

“找我什么事？”他的声音颇矜持。

“听着！”姑娘喘着粗气，“俺要当兵！俺晓得你们要接六个女兵。你不要摇头。俺家无权无钱，不能送你们东西，也不能请你们吃饭。可你必须把俺接去，你们既然能把公社张副书记的那个近视眼姑娘接走，就一定也能把俺接走！俺不想在家拾柴、烧锅、挖地了，俺吃够黑馍了！你现在就要答应把俺接走！你只要敢说个不字，俺立时就张口大喊，说你对俺动手动脚。俺晓得，你们当兵的总唱‘不准调戏妇女’。你看咋着办？是把俺接走还是不要名声？！”

副连长的那点矜持早被吓跑，眼瞪得极大；白嫩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青，一会儿又白；两脚也不由自主地收拢，竟成了立正姿势。屋里静极，远处的狗叫从玻璃缝里钻进来，一声一声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张了口，微弱嘶哑地问：“你，叫……什么，名？”

“小名三女子，大名汉家女！”

这幕情景，发生在豫西南榆林公社的新兵体检站。时间是十六年前。

汉家女就这样当了兵。

刷痰盂，擦地板，揉棉球，给病号送饭，放下拖布抓扫帚，还总一溜烟儿地追着队长问：“有啥活？”老队长慈爱地笑笑：“没了，歇歇。”“累不着，送三天病号饭，顶不上在家锄半晌地。吃的又是白馍。”

人勤快了还是惹人喜欢。当兵第三年，她提了护士。领到的工资多了，除了给娘寄，也买件花衬衣，悄悄地在宿舍里穿上，对着镜子照。少了太阳晒，脸也就慢慢地白。早先平平的胸，也一天一天高起来，原先密且黑的发，黑亮得愈加厉害。

于是，过去不大理会她的那些年轻军官，目光就常常要往她身上移，个别胆大的，还常常走上前极亲切地问一句：“汉护士，挺忙？”“挺忙。”她嘟起丰润的唇，冷冷地答。于是，那军官就只好讪讪地走开去。老队长见状，曾蔼然地对她说：“家女，中意的，可以和人家的在一块谈谈。”但她总是执拗地摇头。

却不料突然有一天，家女红了脸，找到老队长：“队长，俺找了。”“找了什么？”队长一时摸不着头脑。“是三营的，叫宗立山。”老队长于是明白了，于是就含了笑说：“好！”

蜜月是在三营部度的。新婚之夜，客人们走后，家女推开丈夫伸过来的手，脸红红地说：“讲实话，你当初在体检站把没把俺当坏姑娘？”“没，没有！”丈夫慌忙摇头。家女这才把脸藏到丈夫的怀里，低而庄重地声明：“除了你，没有一个男的挨过俺的身子！”

蜜月的日子过得真妙，但谁也料不到，就在蜜月的最后十天，家女会受个处分：行政警告！

处分来得有些太容易！那是一个早饭后，她在屋里打毛裤，听到隔壁七连长的妻子在哭，于是忙赶过去。一问才明白：有两个女儿的七连长的妻，还想再要一个儿子，就偷偷地怀了孕。风声走漏到团里，团里今天要派计划生育干事来“看看”她，怀了已经三个半月，一看自然要露马脚。女的于是就慌，就急，就哭；哭她的命苦，哭她家在农村，没男孩就没劳力。不一会就把家女诉得心有些软，哭得心有些酸。于是，家女便把手一挥：“没事！这个干事刚从师里调来，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你去我家坐着，我来应付他！”

她在蜜月里穿的是便衣，就那么往七连长家一坐。待那干事来时，她便迎上去，开口就说：“你是不是怀疑俺怀了孕来检查？你看俺像不像怀孕的？！”边说边拍着下腹，一只手还装着去解衣服。那干事见状，慌慌地摆手：“没怀就算，没怀就算！”急急地退出屋去。这事儿自然很快就露了馅，第三天她就得了个行政警告。

家女当时对这个处分倒没怎么在乎，笑着对女伴说：“俺也是好心。”一年之后，她丈夫调师里当参谋，她也提了护士长。料不到，后来调级时上级规定，受过处分的不调。要在平时，家女也许就罢了，可当时，她本打算和丈夫一块转业回河南宛城。这一级不调，一到地方，亏就要永远吃下去。她于是就吵，就闹，但级别到底没调。一怒之下，她下了决心：先让丈夫转业回宛城，自己把级别争到手了再走。

也真是巧，就在她决定不转业的两个月之后，上边突然来了命令：全师去滇南参战！

那晚的月亮真圆。丈夫刚从宛城回来看她，一家三口正围桌吃饭，邻居刘参谋的妻子变脸失色地冲进来：“听说了没？部队要去打仗了！”家女听到这话，惊得好久都没把口中的筷子拔下。丈夫急急地催她：“还不快去问清楚！要是真的，就要求留守，我已经转业到地方，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咋去打仗？！”她愣了一霎，就拉了儿子星星的手，慢慢地向医院走。

见了院长，她刚说一句：“院长，俺星他爸转业了，星儿又正学汉语拼音，离不开我——”院长就打断了她的话：“我这会儿可没心听你说儿子学拼音，马上去通知你们科的人来开会。部队要打仗，你得把孩子交给他爸带回宛城去！”她顿时无语，就又拉了孩子回去。

进屋看到丈夫那询问的目光，她就叹了一口气：“罢了，该咱轮上，就去吧。这会儿要求照顾，说不出口，日后脸也没地方搁……”稍顿，又望了丈夫说，“我去了之后，有一条你要记住，你到地方工作，女的多，要少跟人家缠缠扯扯。给你说，俺的身子是你的，你的身子也是俺的，你要是敢跟哪个女的胡来，老子回来非拿刀跟你拼了不可！”

部队上了阵地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挺激烈的战斗。伤员们不断地送进师医院，断腿的、气胸的、没胳膊的，啥样的都有。这情景先是吓得家女瞪大了眼，紧接着，伤员还没哭，她倒先呜呜地哭起来，边哭边护理，边护理边骂：“日他妈，人心就这么狠哟！把好好的人打成这样，天理难容呀！让他们也不得好死！”一开始她在骂敌人，后来，见伤员越来越多，她便骂走了口：“不是自己的娃，不知道心疼是不是？人都伤成这了，还不快点抬下来！日他妈！……”这些骂声刚好被来看伤员的一个副政委听到，副政委气了个脸孔煞白，立时就朝她训起来：“你在胡骂什么？！你还知不知道这是战场？听着！马上给我写检讨！不然，小心处置你！”她被这顿训斥吓得有些呆。但当天晚上，她一边写着检查，一边挺不满地嘟囔：“哼！为几句话，就训这么厉害？”

这场激战结束不久，后方就送来了不少慰问品，其中有一批男式背心和裤头。那天中午，男同志们排队领背心和裤头，家女竟也毫不犹豫地挤进了队。男同志们见状，就笑，就问道：“你来干啥？”她理直气壮地答：“领背心和裤头！”“这是发给男兵的，你能穿吗？”男兵们笑声更高。“凭什么只发给男兵？你没看那背心上印着‘献给南疆卫士’么？咋？就你们是卫士，老子不是？！我不能穿，晚点我儿子长大了给他穿！”领上东西回宿舍，几个女伴埋怨她不该去。她听后就很生气：“咋？背心裤头，在商店里买得三四块钱哩。凭啥只让他们男的沾光，不许咱沾？”女伴们直被她驳得哑口无言……

这之后，部队又打了一场恶仗。后方的亲属们便有些慌，接到前边亲人的信，

也怀疑是别人模仿笔迹代写的。院领导就让每人都对着录音机向亲人说番话，再把磁带寄回去。

大家都觉这主意好，于是就轮流在院部的那台录音机前，向亲人说了一磁带的話。轮到家女录音时，她把录音机拎到附近一个防炮洞里，谁也不让听到。助理员觉得好奇，收齐录音带准备去寄之前，悄悄地把家女的磁带放进录音机里听。这一听，使他又好笑又难受了几天。原来，那磁带上录的是：

星儿爸、星儿，你们可好？星儿胖了没？长高了多少？想我不想？平日闹人不闹？汉语拼音学得咋样？会不会拼出爸妈的名字？夜里睡觉前没吃糖吧？牙没有再疼么？夜里撒尿知道喊爸爸拉开灯吧？这一段时间尿床了没有？早饭你爸都让你吃些啥？给你订牛奶了没？晌午饭能不能吃下一个馍？我去年给你买的那双皮鞋还能穿吧？你的裤头穿上小不小了？勒不勒屁股？你要觉着小了，就让你爸再给买一个！平日上街时要小心汽车！头发记着一个月理一回，理成平头就行！别玩弹弓，小心崩了眼睛！写字时看画书时记着头抬高一点！妈在这里很好，就是想你们（带了哭音），想得很！妈恨不得这会儿就回去看你，可是不行，仗还没打完，待一打完妈就回去看你。你好好在家，听爸爸的话。好了，星儿，你出去玩吧，妈和你爸说几句话。星儿爸，下边的话你一个人听，让星儿出去。（停顿）星儿爸，你说心里话，想我不？你要是不想我你可是坏了良心！我可是想你！除了刚来那几天和打仗紧张时不想你，剩下的日子哪个夜里都想，每个月的下旬想得特别厉害。告诉你，不知道是因为这里气候的关系，还是因为我护理伤员太累了，反正这两三个月的例假总是往后推，已经推到下旬了，而且量少了，有时候颜色也不大对劲。不过你不要挂心，我会吃药的。我守着医院，没事的。你最近的身体咋样？胃病犯了没有？记着少吃辣椒，少吸烟，书也少看点，把身体养好！彩电买了没有？告诉你，我们这里吃饭不要钱，我的工资基本上都攒着，回去时差不多够买个电冰箱。日他妈，咱们以后也洋气洋气，过它几天排场日子。你现在就开始为我在宛城联系工作单位。我想部队一撤回去就转业，咱不要那一级了。我这会儿想开了，人家好多人的命都留到这里了，咱还去要啥级别？日他妈，亏就亏一点，只要咱一家人在一起就行了。最后还有一件事。我原想不说的，想想还是说给你。就是你现在宛城宿舍的隔壁，那家的女人好像不地道，两眼总在往你身上瞅。她男的在外地工作，你记着要少跟她说话，晚上不要去她家串门。我再说一遍，你要是胆敢跟哪个女人胡来，老子回去非拿刀杀了你们不可！你要把我这话记到心里……

仗，接二连三地打，医院也就紧张张张地忙。家女身为护士长，自然忙得更

厉害。看着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员，她常常流着泪给他们洗脚、擦身、喂饭，端大小便。有些伤员一点不能动，牙都不能刷，嘴老觉着没味。她就用棉球蘸了盐水，一颗牙一颗牙地给他们擦。累极了，她就倚墙坐在地上，垂了头睡。室内的伤员见状，便都涌出了泪，哽咽着喊一声：“护士长，地下湿，快回去睡！”她吃力地睁开眼，笑笑，挣起身，晃晃地又去忙。听说医院要评功，十几个拄拐的伤员，就撞进院长的屋里叫：“不给汉护士长记功，我们反了！”

一个报社记者听说她精心护理伤员的事迹，以为可抓住一个大典型，便兴冲冲地找她采访：“护士长，你先谈谈来前线有些什么感想？”她默思片刻，极郑重地答：“这地方拾柴可真方便！”记者有些发呆：“什么拾柴？”“你看，这满山的树和草，都能当柴烧锅。可在俺河南老家，拾一筐柴真不容易。俺小时候常拾不满筐，总挨娘的打。要是这儿离俺老家近，俺真想在这里拾两车柴！”

危重伤员转走后，家女好不容易得个空闲，便到附近镇上买东西。才进大街，忽听邮局门口有人在哭。原来，一个战士的妈妈从后方给他寄来五斤熟花生米，包裹单早收到了，来邮局领几次都回说没有。今日那战士无意中发现，邮局女职工的孩子拎着玩的一个布袋，正是妈妈寄花生米的包裹袋。于是那战士就来论理，就委屈地蹲在那里抽泣。家女一听，这还了得！三下两下拨开众人，冲着那女职工就骂开了，“好你个没脸的东西！人家在前边打仗，老妈妈几千里寄点花生米，你还把它吃下去，你还有没有良心？你不怕吃下去烂了肠子烂了肺？不怕再不会生孩子？！……”

街上人越围越多，丢花生的战士早走了，她却从邮局吵到镇政府，东西也忘了买，回到宿舍还生了半天闷气。直到傍晚，院长通知女兵们收拾一下，准备第二天参加誓师会，给即将出击的突击队员敬酒时，她才算把这事丢开。

那天傍晚，破例地雨止雾消。于是，天就很蓝，西天霞映过来，树叶便很红。一个女伴就讲，天哟，这些日子咱们只顾忙，身子总没擦，内衣也没换，身上都有味儿了。明日给出征的突击队员们敬酒，叫人家心里骂：都是些脏女人！咱们是不是弄点水洗洗？于是，便分工，哪几个抬水，哪几个烧水，哪几个用雨衣遮门窗。水烧好后，天也就黑了。一人一桶，轮流到木板房里洗。

家女是最后一个洗的。进了屋脱了衣服，她就在那里看自己的身子，估量着是胖了还是瘦了。自从那次丈夫附了她耳说：我特别喜欢你的丰满！她便暗暗地希望自己胖上去。刚洗了几把，忽觉一丝风吹来，抬头一看，发现窗户上遮着的雨衣被掀了一条缝，缝里露出了一双眼睛。好个狗东西！家女只觉得气涌上心，呼地拿起旁边的一件雨衣穿上，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窗外那男的刚要扭头跑开，被她赶上，抓住耳朵，啪啪打了两个耳光。男的慌慌地挣脱逃走，但家女已认出：是七连

二班长！狗东西！家女怕招人来，不敢高声骂，只好跺了脚在心里恨恨地咒：“狗东西，叫鹰叼了你的眼！”熄灯前，她按惯例到病房巡视一周，回来开宿舍门时，忽见门底下塞着一封信，展开一看，竟是七连那个二班长写来的——

汉护士长：

求您原谅我！我本是去医院同老乡告别的，从那个房前过时，听到屋里有撩水声，便鬼迷心窍地把雨衣掀了个缝。我求您宽恕我，千万不要报告我们连长。我参加了出击拔点的突击队，明天喝罢出征酒就出发。您知道，突击队员能活着回来的很少。倘您报告了连长，那我死后，上级肯定不会再给我追记功了。一个无功的阵亡者，又落个坏名声，父母是很难得到政府照顾的，日子咋过呢？求您看在两个老人的份上，宽恕我吧！我当时也知道不该偷看您洗澡，可想想自己长到十九岁，临死还没见过女的身子是啥样，看一下也不枉活了一场，就忍不住了……

家女看着那张信纸，身子一动不动，怔怔地坐在那里。

第二天开誓师会敬出征酒时，她手抖着，捧了一杯酒走到二班长身边，默默地把酒递到他的脸前。二班长惴惴地接过杯，手也在抖，一口喝下之后，就垂下了头。她低低地说了一句：“散会后去我那里一趟！”二班长恐惧地抬起头，眼中露出了哀求。但这时她已转身，去给另外的战士敬酒。

会散了之后，二班长战战兢兢地推开了家女的宿舍门，他不知道怎样的惩罚要落到头上，但又不敢不来。

他进屋后，家女关上门，慢慢地朝他身边走。他慌慌地向后蹭着脚，以为巴掌立刻就要落到自己的脸上。却不料，家女突然伸臂把他揽到自己怀里，用颤抖的声音说：“昨晚，我不该打你。现在，你可以亲我、抱我，来！”他在一瞬间的惊怔之后，忙惶恐地挣脱着自己的身子。这时，家女那带了泪水的脸已贴在了他的脸上。“噔”的一声，二班长朝她跪了下去……

那场出击作战过后，天气愈见热了，阵地上烂裆的战士也就更多。家女和另外一位男兵坐一辆救护车，去给前沿送治烂裆的药物。那几天战场比较平静，原本没有危险的，可她坐的车竟在一个山道转弯处翻了。车在山坡上滚了三下，家女的头撞在了岩石上。

她死了。死在去前沿的路上，没有什么壮举，没有追记什么功。

女伴们收拾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没写完的信。十二个女伴含泪传阅着——

星儿爸：身子可好？

你上封信说，给我联系转业单位时，需要向人家领导送点礼。也巧，昨天我去师机关办事时，见管理科正在分发后方慰问来的“大重九”烟。这烟一般只送给师首长和最前沿的战士吸，很少分到我们医院里。我趁他们没留意，就偷偷拿了两条。反正我也在前线，慰问前线的东西我偷拿一点没啥不得了的。过两天我把烟捎回去，你拿上送给人家领导。听说这是好烟，会吸烟的人都喜欢。

下一步，还要打大仗，我们医院要上前沿开设救护所。我在想，万一我有个意外，对你可有一个要求：不要给星儿找后妈，有后妈的儿子太可怜。我一想到星儿有个后妈，心里就怕得慌。哪怕等到星儿能独立生活时你再找，也行。当然，我只是说说，前线至今还没有死过一个女兵，领导不会让我们去很危险的地方。

另外，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半月前，我亲吻过另外一个男人，因为……

信没完。女伴们看过之后，一致决定：为了维护家女姐的声誉，为了小星儿和星儿爸，把这封信毁了。当那封信被火柴点着的时候，十二个已经结婚和将要结婚的女伴发誓：“谁要对外人泄露一句，让她的丈夫和孩子不得好死！”

“黄埔”五期

自习。阅读“步兵团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的理论原则”。

宿舍里很静，只有间或响起的书页翻动声。

“哐啷。”宿舍门被推开，去传达室接电话的范尚进走进了门。“新闻！”他声言挺高地开口说道，一下子把大家的目光都拉向了他。

“那个，那个，小范！抓紧时间看书吧。”我们这个学员班的班长冀成训，用他惯常使用的“那个、那个”口语开头，想要制止“新闻”的传播。

“重要新闻！”范尚进没有理会班长的制止，他习惯性地抻了抻他那叠缝笔挺的军服，在“新闻”二字前还加了个形容词。

“什么事？”我忍不住问道。但话一出口，又有些后悔，三十二岁的人了，好奇心还这么重。

“我刚才从校务部门前过时，见全校的团以上干部都在那里试穿将来实行军衔后的校官服。”范尚进那两道浓密的眉毛大概因为兴奋向上翘起了，“嗨！少校以上军官的衣服全是呢子的！”

我的那份好奇随着呼出的一口长气消失了——这消息与本人无关。

“式样也实在漂亮，既吸收了外军校官服的优点，也吸收了西方晨礼服的长处，还吸收了我国中山服——”

“我说‘侍卫官’，”旁边的单洪此时微笑着打断了小范的话，“你报告这则新闻对我等这些副营长们有什么意义？”——范尚进原本就长得十分英俊，加上他又特别地爱干净、会打扮，一身戎装总是收拾得十分整洁、笔挺，便更增添了几分漂亮，惹得学校里那些女兵的眼睛老往他身上溜。不少学员称他是石安陆军学校仪仗队的首席队员，单洪则说他有几分当年的俄皇叶卡捷琳娜身边侍从武官的派头，有时就干脆称他“侍卫官”。

“什么意义？”小范有些意外地望着单洪，样子显然是觉得他不该提出这个问题，“谁都知道我们学校素有‘黄埔军校第二’的美名，连外电都评论我校是‘未

来中共军队校级军官的摇篮’，我们将来毕业后，还不……”范尚进把下边的话省略了，但大家都能听出他省略的是什么。

范尚进属于那种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雄心勃勃的少壮派人物。他今年才二十五岁，是我们第五期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副营长。他从战士升至副营长只走了三个台阶：警卫员——军务参谋——副营长，在仕途上一直是阔步前进的。在他这种年龄，还不善于把自己的追求全藏在心里，他的踌躇满志几乎随时都从他那矜持的脸上和平时的言行中流露出来。刚入学讨论学习动机那天，他先是激昂慷慨地说了一通：“……一定要树立为革命而学，为加强部队现代化建设而学的正确态度……”但这段话刚说完，他就又接着讲道：“听说去年第四期毕业生中，有一个副营职参谋，从这里拿到大学文凭后，一回部队就被提为副师长，不知我们这期学员将来的命运如何……”前天，他听说三大队一个学员有一本《将帅修养》，是一个欧洲人写的，马上特地跑去借来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老单是穿不上呢子军服了，从这‘摇篮’里出去，就差不多该告老还乡了！”今年刚好三十岁的单洪摇头晃脑地感叹道，“我说‘侍卫官’，将来你要是发了校官呢子服，能不能借咱穿一穿？我们那口子老说她跟我结婚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我穿回去也好让她看看，我老单其实也是很帅的，归根到底是她沾了我的光！”

“哈哈……”班里的人都笑了。胖子景超的笑声最高。

单洪这小子最爱说笑话、开玩笑，班里人哪天都要让他逗笑几场。听他们同一单位考来的宋副营长说，他在自己的结婚仪式上也没有忘记开玩笑。他是在部队举行的婚礼，当婚礼结束，前来参加婚礼的首长和同志们要告辞时，他一本正经地站起来说道：“由于本人初次结婚，没有经验，今晚的招待多有不周，请大家留下宝贵意见，以便下次改正！”逗得他那位新娘当着客人们的面在他肩上捶了一拳愠怒道：“你现在就想再结婚了？……”

“泄什么气哪，老单！”小范笑着解劝，语气中却带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你毕业后有了大学文凭——”

“那个、那个，小范！先不要说了，现在是读书时间，抓紧读书吧！”冀成训这当儿打断了小范的话。

小范正在情绪高的时候被人打断话音，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悦：“怎么，说几句话都不行了？”

范尚进平时对冀成训就很有些看不起。这除了冀成训长小范八岁却也还是个副营长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三个因素：一，小范立过一次三等功，而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冀成训，却连一次功也没立上。那次学校让学员填写“立功受奖

情况登记表”，当小范看到冀成训名下是一个“○”时，曾很有些自傲地说：“这么说，本人没参加过实战，立一个三等功也就可以了！”二，冀成训的军人风度远不如小范。冀成训说起话来总是以“那个，那个”开头，解放鞋常常一个月不刷一次，走路慢慢腾腾没一点精气神。小范最看不起没有军人风度的人，他曾几次在班里说，“倘将来让冀成训当着上万将士讲话，开头先‘那个、那个’一番，成何体统？”三，冀成训那点审美水平太可怜。刚入学那天，小范从提箱里掏出一个非常英武的军人石膏塑像摆在自己的床头桌上，大家围着称赞了好一会儿。当时，冀成训也从提包里掏出了一个五面木板一面玻璃的小匣子放在桌上，大家以为又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忙赶过去看，谁知里边装的竟是一块暗红色的、不规则的、粗糙的石块。我当时变了几个角度观察，也没看出这块石头的造型美来，小范当时连着“哟、哟、哟”了三声，便扭头走了……

“那个、那个，小范，我是说读书时间不多，我们要抓紧才是。”冀成训这当儿又解释了一句。

“放心！毕业时你能拿到文凭，我姓范的保险也能拿到文凭！”小范冷冷地说罢，啪的一声，把教程翻到了“步兵团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的理论原则”一章……

二

个人预习：“集中兵力原则在战术部署上的运用和贯彻”。

预习照例在宿舍里进行。

看了一会教程之后，为了休息一下酸涩的眼睛，我抬起了头。立时，窗外校园中心大操场上，那用于反空降教学的高高的飞机模型牵引架，那用作战术教学的层层环绕的蛇型堑壕，那进行日常越障训练的各种障碍物，又一一映进了眼中。在这一刹那，我心中又一次涌起了那种终于成为这所军校学员的如愿以偿的欢欣。

当然，这不是那类欢欣——像高中生终于考进高等学府可以拿到大学文凭的那类欢欣。对于已经步入人生途程中段的我来说，那类欢欣已经体验不到了，尽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也发大学文凭，但生活中还有比文凭更重要的事需要我去考虑。我的欢欣只是：我终于实现了返回石安市的第一步计划。

返回石安市是我几年来迫切希望实现的目标。母亲瘫痪在床，一双儿女尚在懵懂之中，伺候老人、照料孩子的重担全落在了有时还要上夜班的妻子身上。每次探家，都要听妻子的一番哭诉。让她随军，有些舍不得这座城市，我转业回来，无奈部队一是不批，二是脱军装回来工资一下减去许多，也不是上策。最好的办法是我

穿着军装调回本市工作。但我深知道，像我这个父母都是一般工人的守岛部队的一个小小副营长，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分两步走才有可能：第一步，争取考上设在西安市的这所军校；第二步，争取毕业后分到驻守市内的部队。我知道凭自己的水平，要留校当教员是不可能的。经过近一年的刻苦学习，我终于考进来了，第一步计划实现了。

我看了看手表，离下课还有三十五分钟，便开始轻手轻脚做着回家的准备。我很高兴学校把星期六下午这最后两节课安排成预习，这使我可以有时间预做准备，以便下课号一响就往家奔——学校规定，凡家在本市又结过婚的学员，每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去。

当我把牙刷、牙缸往挎包里装时，没注意碰响了桌子，尽管这响声不大，还是惊动了旁边桌上的单洪，只见他立刻扭过头来大声大气地叫道：“老项，看你这每周末回家都要带牙刷、牙缸的样子，是不是晚上不刷牙嫂子不让亲嘴？”

“哈哈……”宿舍里不少人都从书本上抬起头笑了。

“去你的！”我瞪了他一眼。

“看报刊资料了么？西方现在把男女接吻的深度分为三个等级，”单洪这当儿又笑着朝我叫，“凡不接触嘴唇的，都只能称为三等，你应该争取和嫂子的接吻向一等迈进！”

“乖乖！亲嘴还分等级？”胖子景超发出了一声惊叹。他一激动就要叫声“乖乖”。

我笑了笑没再理会单洪。我知道倘要接一句，又会引出他十句笑话来。我只是忙着把要带回家的几件东西往挎包里装，不想就在这时，一直坐在那边桌上看书的冀成训又缓缓开口说道：“那个、那个，老项，不要急着回家嘛，现在还没到下课时间，先预习教材吧！”

我觉得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刚才单洪的那些大声说笑没使我觉得难堪，但这一句却使我感到耳热脸臊。一个成人被当众来这么一句，其实已等于一个中学生挨一顿“你为什么不守课堂纪律”的重斥了。

我重重地把挎包扔到床上，转身捧起了桌上的书。

“我说‘侍卫官’，你那本《将帅修养》中有没有关于将帅不准想老婆的条款？”单洪此时转向坐在他旁边的范尚进一本正经地问。我知道，单洪这是在变着法子反驳冀成训，为我说话，但我还是狠狠瞪了他一眼。

“没有。”小范大概没有听出单洪问话的意思，拍了拍他桌上的那本《将帅修养》，很认真地答道。

“这么说，将帅们尚且允许想老婆，那咱们老项，只是一个副营长，他在周末

因有些想老婆打算早点回家，也完全是应该的了？！”单洪边说边用眼角瞥了一下冀成训。

“那个、那个，好了，不要说了！”冀成训此时站起身来，声调中很带了点威严，“大家还是抓紧时间预习教材吧。”

单洪撇嘴坐下了。

我扭头望了冀成训一眼，我估计自己的目光中一定带上了鄙夷。说实在的，刚入学时，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从他那消瘦而黝黑的脸孔上，从他那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上，从他脚上那打了两个补丁的布鞋上，判断出这是一个农村出身、老老实实凭自己的力气苦干而跻身军官之列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尤其他三十三岁了也才只是个副营长，这证明他和我自己一样，也属于那种“不得志”的人，所以在感情上更增加了几分对他的亲近。当学校宣布他当我们这个学员班的班长后，我第一个表示拥护。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看法错了。冀成训当了班长后——这本是一个临时性的、义务性的虚职——乖乖，立时摆出了一个当官的样子，一会督促大张读书，一会督促小韩做作业，一会要求老秦抓紧时间学习，俨然一副班主任的样子。他时不时地还要检查大家的课堂笔记，组织小型测验，搞什么学习讲评，都三十来岁的人了，用得着像管小学生那样管吗？更有甚者，当某个同志考试成绩不好时，他还要组织全班帮助这个同志分析考不好的原因，弄得那人更加狼狈、尴尬。为此，他很受了学校的几次表扬。我很怀疑，是否对名利的追求已经磨蚀掉了他那农村人的憨厚品性，教会他玩弄心计？他好像要通过当上优秀学员班长，进而踏上更高的官阶——学员毕业时，学校有提任职建议的权力，军校前几期有过先例，对优秀的学员班长，学校提任职建议时是可以优待的。

下课号终于响了，但我仍一动不动地捧着书本，直到大家都收拾完书桌上的学习用具，我才慢慢起身去拿挎包。我要用这无言的行动向冀成训表明：我其实并不是急着回家！……

三

作业题：谈谈进攻部队在主攻方向选择上应注意的问题。

这节课做作业。

我注意到单洪没拿出作业本，只是在翻看着一沓写满了字的稿纸。我知道，那是他要撰写的专著《军界道德评价浅说》一书的写作提纲。别看单洪这人整天嘻嘻哈哈的，但也还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入学没多久，他就告诉我说，他打算写一部名叫《军界道德评价浅说》的专著，提纲已基本拟就。他当时还恳切地劝我道：

“老项，像你我这些年过三十的军人，要想在军界扬名，单靠职务上的晋升已经不行了，必须另寻他路。记得克劳塞维茨吗？他不是以‘元帅军衔’闻名于世，而是以他的《战争论》让全世界的军人知道了他的名字。我们应该吸取他的经验，走撰文著书的道路。在学校这两年，可是个写东西的好机会！”并告诉我，“学术研究最容易在两学科相接的边缘地带取得成就，撰文著书的题目最好选择那些与军事有些关联的。”我当时曾笑着对他说：“算了，我虽只比你大两岁，两岁对一个中年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这一辈子已没这份雄心了……”

这当儿，只见单洪提笔在稿纸上写起来了，大概，他已经正式开始动笔写书了。反正这作业只是作为督促课后复习的一种手段，教员并不收去看的，做不做都一样。

我把作业做完之后，便仰靠在椅背上，预想着实现自己第二步计划的步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毕业分配的事，要早活动才是。

“老项，你看一下，给提提意见。”旁边的单洪轻轻摇了摇我的胳膊，打断了我的遐想。他向我递过来两张稿纸，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他写的《军界道德评价浅说》一书的前言，只见上边写着：“道德评价，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作的一种判断。军界道德评价，就是活动在军事领域的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作的一种道德判断。军界道德评价是军人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力量，能对军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军人要进行道德评价，就要弄清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意义，明确评价的标准和根据，了解评价的方式等问题，本书正是打算从以下——”

“冀成训，下课后把班里作业收起来交到我那里看看。”教员这当儿在门口朝冀成训说了一句，走了。

“什么？要交作业？”单洪此时有些吃惊地叫道。我抬腕看了看表，还有十分钟下课。

“老项，你是从哪几个方面回答的？”单洪这当儿边低声问我边火急慌忙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作业本。

“我是从四个方面来——”我刚说到这儿，那边的冀成训猛地叫道：“那个、那个，单洪！要独立思考！”

冀成训的这句话把全班同志的目光一下子都引到了单洪身上。

“那个、那个，我不是反对你写书，你毕竟还是一个负责指挥部队打仗的军官，要先把学业完成好！”冀成训这时又缓缓说道。看来，他也早已发现单洪没做作业。

单洪有些尴尬地抬起头来，但随即，他便又笑了：“那是、那是。感谢冀班长